



VOLUME I 第2冊

伊斯蘭文明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上卷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哈濟生 著

長寬 審訂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伊斯蘭 文明

上卷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第 2 冊
哈里發盛期的
古典文明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 · 哈濟生 著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THE ISLAMIC INFUSION: GENESIS OF A NEW SOCIAL ORDER

伊斯蘭文明史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上卷第二冊

作者	馬歇爾·哈濟生 (Marshall G. S. Hodgson)
譯者	邱太乙／馬慧妍／羅心彤
發行人	王春申
編輯指導	林明昌
營業部兼任 編輯部經理	高 珊
主編	王窈姿
責任編輯	黃楷君
封面設計	吳郁婷
校對	黃紹綺
印務	陳基榮
出版發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50 新北市新店區復興路43號8樓
電話	(02) 8667-3712 傳真：(02) 8667-3709
讀者服務專線	0800056196
郵撥	0000165-1
E-mail	ecptw@cptw.com.tw
網路書店網址	www.cptw.com.tw
網路書店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doing
臉書	facebook.com.tw/ecptw
部落格	blog.yam.com/ecp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版一刷：2015 年 10 月

定價：新台幣 1500 元（套書上下冊不分售）

THE VENTURE OF ISLAM, VOLUME 1: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Licensed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Illinois, U.S.A.

© 1974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Traditional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5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ISBN 978-957-05-3015-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伊斯蘭文明：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馬歇爾·哈濟生（Marshall. G. S.

Hodgson）著；邱太乙等譯

初版一刷。-- 新北市：臺灣商務出版發行

2015.10

面：公分。-- (歷史：10)

譯自：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Conscience
and History in a World Civilization

ISBN 978-957-05-3015-5

1.文明史 2.古代史 3.阿拉伯

735.9

104017670

目次

005	第二冊 哈里發盛期的古典文明
019	第一章 伊斯蘭的反對活動 692–750 CE
087	第二章 專制政治的興盛期 750–813 CE
143	第三章 以律法為基礎的伊斯蘭願景 c.750–945 CE
211	第四章 虔信的穆斯林： 歷史與自我衝擊下的結晶 c.750–945 CE
291	第五章 思辨：哲學與辯證神學 c.750–945 CE
341	第六章 儀禮：阿拉伯文藝文化之綻放 c.813–945 CE
385	第七章 專制傳統之消亡 813–945 CE
424	參考文獻選讀
453	重要詞彙與人物表
465	地圖重要詞彙
470	索引

LIST OF CHARTS

- 017 [序言] 表1 哈里發政權的歷史分期對照表，至西元
1258年
Comparative Periodization of the Caliphate to 1258
- 074 表1-1 瑪爾萬朝的伍麥亞政權年表，西元692～750年
Chronology of the Marwânî Umayyads, 692 – 750 CE
- 077 表1-2 第三次內戰期間的主要出走派運動
The Main Khârij (Shurât) Movements through the Time of the Third Fitnah
- 079 表1-3 初期什葉派的伊瑪目人選
The Candidates of the Primitive Shî'ah
- 080 表1-4 瑪爾萬朝時期的虔誠主義群體
Piety-Minded Groups in Marwânî Times
- 084 表1-5 第三次內戰大事紀，西元744～750年
Events of the Third Fitnah, 744 – 750 CE
- 139 表2-1 阿巴斯朝早期的哈里發
The Early 'Abbasid Caliphs
- 140 表2-2 哈里發盛期的繁盛，西元750～813年
The Flowering of the High Caliphate, 750 – 813 CE
- 209 表3-1 伊斯蘭法學大師
The Masters of Fiqh
- 210 表3-2 伊斯蘭法律判決的產生過程
The Derivation of a Sharî Legal Decision
- 288 表4-1 賈俄法什葉派與柴迪什葉派
The Ja'farî and Zaydî Shî'ahs
- 289 表4-2 早期的蘇非導師
The Earlier Sûfi Masters

- 339 表5-1 早期的伊斯蘭哲學學派
Early Islamic Philosophic Schools
- 340 表5-2 早期的翻譯家、哲學家和科學家
Early Translators,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 383 表6-1 早期的古典阿拉伯純文學作家
The Earlier Classical Arabic Belles-Lettrists
- 412 表7-1 哈里發盛期的衰微，西元813～945年
The Weakening of the High Caliphate, 813 – 945 CE
- 418 表7-2 第四次內戰大事紀：瑪蒙的戰爭
The Fourth Fitnah: al-Ma'mûn's
- 420 表7-3 阿巴斯朝哈里發系表，西元833～945年
The 'Abbâsid Caliphs, 833 – 945 CE
- 421 表7-4 世襲政權和公國：哈里發統治衰微
Successor States and Principalities: The Weakening of Caliphal Control

List of Maps

- 106 圖2-1 哈倫·拉胥德統治時期（786—809 CE）的穆斯林疆域圖
Muslim lands at the time of Harun al-Rashid, 786 – 809 CE
- 132 圖2-1 西元九世紀和十世紀的穆斯林領土
Muslim lands,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伊斯蘭 文明

上卷 伊斯蘭的古典時期

第 2 冊
哈里發盛期的
古典文明

MARSHALL G.S.HODGSON
馬歇爾 · 哈濟生 著

THE VENTURE OF ISLAM
THE CLASSICAL AGE OF ISLAM

THE ISLAMIC INFUSION: GENESIS OF A NEW SOCIAL ORDER

目次

- 005 第二冊 哈里發盛期的古典文明
- 019 第一章 伊斯蘭的反對活動 692–750 CE
- 087 第二章 專制政治的興盛期 750–813 CE
- 143 第三章 以律法為基礎的伊斯蘭願景 c.750–945 CE
- 211 第四章 虔信的穆斯林：
歷史與自我衝擊下的結晶 c.750–945 CE
- 291 第五章 思辨：哲學與辯證神學 c.750–945 CE
- 341 第六章 儀禮：阿拉伯文藝文化之綻放
c.813–945 CE
- 385 第七章 專制傳統之消亡 813–945 CE
- 424 參考文獻選讀
- 453 重要詞彙與人物表
- 465 地圖重要詞彙
- 470 索引

LIST OF CHARTS

- 017 [序言] 表1 哈里發政權的歷史分期對照表，至西元
1258年
Comparative Periodization of the Caliphate to 1258
- 074 表1-1 瑪爾萬朝的伍麥亞政權年表，西元692～750年
Chronology of the Marwânî Umayyads, 692 – 750 CE
- 077 表1-2 第三次內戰期間的主要出走派運動
The Main Khârij (Shurât) Movements through the Time of the Third Fitnah
- 079 表1-3 初期什葉派的伊瑪目人選
The Candidates of the Primitive Shî'ah
- 080 表1-4 瑪爾萬朝時期的虔誠主義群體
Piety-Minded Groups in Marwânî Times
- 084 表1-5 第三次內戰大事紀，西元744～750年
Events of the Third Fitnah, 744 – 750 CE
- 139 表2-1 阿巴斯朝早期的哈里發
The Early 'Abbasid Caliphs
- 140 表2-2 哈里發盛期的繁盛，西元750～813年
The Flowering of the High Caliphate, 750 – 813 CE
- 209 表3-1 伊斯蘭法學大師
The Masters of Fiqh
- 210 表3-2 伊斯蘭法律判決的產生過程
The Derivation of a Sharî Legal Decision
- 288 表4-1 賈俄法什葉派與柴迪什葉派
The Ja'farî and Zaydî Shî'ahs
- 289 表4-2 早期的蘇非導師
The Earlier Sûfi Masters

- 339 表5-1 早期的伊斯蘭哲學學派
Early Islamic Philosophic Schools
- 340 表5-2 早期的翻譯家、哲學家和科學家
Early Translators, Philosophers, Scientists
- 383 表6-1 早期的古典阿拉伯純文學作家
The Earlier Classical Arabic Belles-Lettrists
- 412 表7-1 哈里發盛期的衰微，西元813～945年
The Weakening of the High Caliphate, 813 – 945 CE
- 418 表7-2 第四次內戰大事紀：瑪蒙的戰爭
The Fourth Fitnah: al-Ma'mûn's
- 420 表7-3 阿巴斯朝哈里發系表，西元833～945年
The 'Abbâsid Caliphs, 833 – 945 CE
- 421 表7-4 世襲政權和公國：哈里發統治衰微
Successor States and Principalities: The Weakening of Caliphal Control

List of Maps

- 106 圖2-1 哈倫·拉胥德統治時期（786—809 CE）的穆斯林疆域圖
Muslim lands at the time of Harun al-Rashid, 786 – 809 CE
- 132 圖2-1 西元九世紀和十世紀的穆斯林領土
Muslim lands, ninth and tenth centuries

BOOK TWO
哈里發盛期的古典文明
THE CLASSICAL CIVILIZATION OF
THE HIGH CALIPHATE

從此之後，他（奧茲國〔Land of Oz〕的錫人）走在路上總是小心翼翼，雙眼緊盯著路面。每當他看到一隻一隻很小的螞蟻在地上吃力地爬行時，他總會跨過去，以免踩傷牠們……「你們人類擁有心，」他說：「你們擁有可能帶領你們、不讓你們犯錯的心，但是我沒有，所以我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李曼·法蘭克·鮑姆（L. Frank Baum）*

* 《綠野仙踪》（*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作者，此段亦摘錄自該書。

哈

里發政體被建立成一個持久的政治結構，並在結構的框架內繼續維持這個地區的上層文化生活；在這個時期，伊斯蘭的推動力開始在較小程度上，造成了一定的制約與局限，較大程度上則正面積極地影響各個層面的伊朗—閃族（Irano-Semitic）文化生活。由此，我們進入了伊斯蘭文明（Islamicate civilization）時期。

傳統的再造

自西元692年開始，哈里發政權在這個以農業為基礎的帝國上穩定發展，直到西元945年左右，哈里發政權才臣服於其他勢力。這段時期可稱為「哈里發盛期」（High Caliphate），它不同於阿布一巴克爾（Abû-Bakr）到穆阿維亞（Mu‘âwiyah）時期，當時哈里發政權的角色定位和持續性仍然存疑，也不同於西元945年以後的阿巴斯（‘Abbâsî）哈里發政權；西元945年後，哈里發政體有時只是徒具傀儡領袖的形式，充其量，只是擁有特殊威望的地方勢力；同時，「哈里發盛期」這樣的名稱也可以與其他沒有被普遍承認的哈里發政權區隔開來。（這與過去習慣上採用的歷史分期方法不同，見〔序言〕表1「哈里發政權的歷史分期對照表，至西元1258年」，第17頁。）

在哈里發盛期，整個世界也正繁榮發展。即使不能確定當時整個歐亞非舊世界（Afro-Eurasian Oikoumene）有多麼繁盛，但至少中國也正在經歷可被稱為「商業革命」的發展過程。唐朝重新統合中國的各個農業地區，維持國家內部的穩定，對外則宣揚國威，在強而有力的統治下，商業更廣泛、高度組織化地發展。中國商業規模擴大，隨之而來的都市化程度大幅超越了緊接軸心時期之後（post-Axial）的幾

個世紀內所達到的顛峰；在那幾個世紀裡，中國與希臘化地中海地區上的發展程度才剛處於同等的水平。中國經濟活動的盛況直接反映在南部海域（印度洋以及向東的海域）的貿易上，中國的港埠變成穆斯林船隻航行的重要終點站。更普遍的現象是在這段時期裡，整個歐亞非舊世界展開了一段長期的中國文化風潮，這波熱潮雖然範圍有限但十分明確，取代了方興未艾的印度文化以及更早就開始的希臘文化熱。在藝術和科技方面，來自中國的新思潮遠比其他地方的思潮還要持久；中國朝代政權治理有方的政治形象在海外深植人心，至少，在穆斯林的文獻裡看到的現象如此。

可以推測，在穆斯林領土上的商業生活，很大程度受到中國頻繁活動的刺激，尤其考慮到它與中國經由南部海域及整個歐亞大陸中心陸路，形成了重要連繫。無論如何，商業貿易也享受著哈里發在其領土內能夠確保長期和平狀態，而後帶來的莫大利益。相反地，拜占庭帝國和薩珊帝國之間的災難性戰爭一次又一次地摧毀肥沃月灣地區的城市，徹底破壞農業；直到這個時期結束，肥沃月灣的中心地帶仍然處於荒蕪狀態。即使伊斯蘭世界的西地中海地帶獨立自治（他們不久後的確獨立了），他們和其他穆斯林的衝突也維持在最低限度。穆斯林海軍佔據了整個地中海海域。哈里發把軍事行動縮減為每年對抗拜占庭帝國的遠征，以及其他北方邊界的小型行動；在這些區域裡，哈里發的軍事勢力已經足夠集中，能夠有效嚇阻任何外來威脅。在內政上，騷亂相對稀少，而且大多只屬地區性的騷亂。幾乎整個哈里發盛期，在大多數時間和地區裡，戰禍都受到控制。

在瑪爾萬朝（Marwâns）哈里發的治理之下，而且尤其是繼承他們的阿巴斯朝，過去所佔領的領土與穆斯林統治階級內部所形成的文

化生活藩籬逐漸瓦解，這些領土彼此之間也分崩離析了。帝國裡大部分社會階層的人們——即使是少數尚未改信伊斯蘭的人，也都共同生活在一個龐大社會裡；他們形成的共同文化模式可以稱作「哈里發盛期文明」(High Caliphal civilization)。

就多元語言和宗教背景而言，這些文化模式大量被使用，直到這時期的尾聲。敘利亞文、巴勒維文 (Pahlavî) 以及後來的阿拉伯文，持續成為上層文化的主要載體。這時期有個重要特徵，即為「希臘知識文化的復興」，以希臘經典被翻譯成敘利亞文和阿拉伯文為標誌；基督教徒、馬茲達教徒 (Mazdean)、猶太教徒，甚至是希臘異教徒群體（在加濟拉地區 [Jazîrah] 哈蘭 [Harrân] 的異教徒）及穆斯林，都在自身的宗教傳統內，或者跨越宗教界線，共享許多專屬於那個時代的觀點。

不過，社會繁榮和文明發展依靠的是穆斯林哈里發政權統一的治理和保護，伊斯蘭的存在確保了所有傳統能夠逐漸聚集。馬茲達教的辯論、數個基督教社群的傳教組織、猶太社群的商業活動，都體現了哈里發權力的影響，有時甚至挑戰了伊斯蘭對神的定義。不止尊重共同的政府，所有社群也學會敬重穆斯林。北阿拉伯文 (Mudârî Arabic，即標準阿拉伯文) 是早期穆斯林社群使用的語言，已經成為當時唯一大致通用的語言；它迅速成為行政和廣域的商業通用語言（因此，阿拉伯語多少混雜了固有方言的形式，在商業領域廣為通行）；因此，只要是稍有企圖心的人都必須學會它。那些後來開始使用阿拉伯語的人們，和數量仍然較多的伊斯蘭信仰者，他們發現自己不僅在政治和社會層面，甚至在知識上也處於優勢地位。當各種文化、宗教傳統以及更多與宗教沒有直接相關的傳統，都被轉化為阿拉

伯文化裡的文本、技藝或知識時，這個優勢地位更加日益茁壯；最終，那些掌握阿拉伯語文的人們等於擁有了各地方的文化資產。當阿拉伯語成為各種傳統的載體，而且傳承者都是穆斯林時，伊斯蘭的力量就開始滲透其中，並從精神層面影響他們。

到這個時期的尾聲，許多閃族和伊朗的古老社群已經讓位給單一、全面的穆斯林社群。嚴格的馬茲達教或敘利亞基督教文化的代表人物數量遽減，那些仍然保有這些傳統的人們也不再具有文化生產力。現存的各種傳統被廣泛地融合在一起，或在伊斯蘭的架構下轉型。早期穆斯林社群重組的古老阿拉伯遺產，取代了在這個進程中流失的事物，尤其是在宗教教義、文學形式和典範的層面上，這些遺產大多數是穆罕默德（Muhammad）在世時，或是繼承當地一神論的時期裡，伊斯蘭自身建立的規範和習慣。這地區的重要文化生活貫穿在阿拉伯語言和伊斯蘭的信仰之間，影響著穆斯林，以及那些雖然信奉其他傳統信仰但文化上已經被穆斯林同化的人們。

延續性和文化繁盛時期

在伊斯蘭化的過程中，這些傳統所歷經的不僅是整合與變革的力量，並湧現出源源不絕的創造力。哈里發盛期是各種歷史上偉大的文化繁盛時期之一。

在完全現代化的時期以前，各個文明社會中都有一種觀念，要延續並重覆已被建立的模式，這種意識壓倒性地塑造了歷史生命的流向。各種已經形成的傳統之間，它們的溝通和交流非常謹慎，也不會旋即發生激烈的改變；完全嶄新的傳統非常稀少。人們一直致力尋找

新的環境、發展新的方式，也總是稱頌那些高水準或高品味之下的原創性和獨創性；但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高品味」，也會過度排除那些激烈的革新。

延續性很容易解釋。在農業發展的條件下，社會可以有效吸收的改革其實相當有限；舉例來說，農業可投資的資本額有所限制，最終，投資總額的多寡與農業的盈餘息息相關。任何需要大量資本支出的改革通常都會被預先排除，單單這一項限制，影響就相當深遠；人們承擔不起拆毀一切、重新訓練社會骨幹的人力並從中建立嶄新事物的風險。但除了這些考量外，還有一種模式與生俱來就抵制著劇烈的改革；當社會出現眾多獨特的文化表述方式，人們會發現，若要他們親自粗暴地消除這些文化，不如讓那些已經建立的傳統發揮它們的潛力，把這些文化提升至更精細、精煉的層次。當文化意識已發展成既有的模式，這些模式往往不會成為特定改革試驗下的犧牲品。

因此，偉大的文化全盛期相當稀少；文化全盛期也就是相對獨立的文學、藝術、社會和宗教傳統，在整個文化領域中翻新改變，帶來一段段的文化創意和革新時期。有兩段不同的時期，其中之一是由某種主要創造力主導特定的文化層面，另一段時期則充斥著相對而言較為次等、只在既有傳統範圍內存在的革新；然而，即使是在核心地區，後者也比前者來得常見。當整體的文化全盛期來臨時，它們理所當然標誌著世界歷史的進程。在「軸心時代」所有的核心地區中，都可以驗證這股巨大主流文化的創造力；顯然，在我們所探討的這個時代初期中的幾個世紀裡，印度也經歷了這類的興盛時期；隨著伊斯蘭進入，並透過藝術、科學、宗教或其他更細微的途徑，印度後來發展出來的創造力非常廣泛地傳遍北半球。在伊斯蘭時期，中國的唐（西